

# 唐宋八大家年譜

韓柳歐曾王蘇蘇蘇  
宗陽安  
愈元修鞏石洵軾轍

# 唐宋八大家年譜 四



愈 元 修 鞏 石 洵 軾 轍

宗 陽 安

韓 柳 歐 曾 王 蘇 蘇 蘇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之十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十

嘉祐八年下

嘉祐八年

聞杜鵑辯姦皆僞書也遂爲荊公兩大公案作  
僞者亦皆年歲不合事實亦異因其僞而辨之  
並錄於嘉祐之末

蘇洵辯姦

依宋文鑑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

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  
雨人匕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

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  
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  
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  
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  
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  
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  
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  
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  
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  
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  
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  
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  
衍盧杞合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  
不忘洗衣垢不忌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  
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  
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

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三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考畧曰世傳王介甫之姦蘇明允能先見故其作辨姦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知著則固傑然以靜者自負矣又曰賢者有不知則由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予考嘉祐初介甫聲名甚盛而事權未著不知明允所指賢者爲何

人而賢者又曷爲而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之事也是雖爲辨姦緣起則已支離不成文理矣旣以王衍盧杞比介甫而嘉叔子汾陽能知人而又曰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何也史稱盧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謂容貌不足以動人可矣謂言語不足以眩世可乎史稱杞賊害忠良四海共棄名列姦臣爲唐室大慙則以盧杞一人比介甫足矣而又曰台王衍盧杞爲一人始足以禍天下何也易牙殺子豎刁自宮開方棄親此皆不近人情之尤而其

後乘人主荒淫以禍人國者也若介甫之姦未  
著而明允特先爲辨之旣曰合王衍廬杞爲一  
人又曰非特易牙豎刁開方三子之比明允見  
微知著果若此乎後來介甫之姦果至於是乎  
若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則必庸流乞丐窮餓  
無聊之人而後可慶歷二年介甫年二十二成  
進士已踐仕途四年曾子固稱其人爲古今不  
常有皇祐三年文潞公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  
至和二年初見歐陽公次年以王安石呂公著  
並薦於朝稱安石德行文章爲衆所推則年三

十六也而是年明允至京師始識安石安有臚  
列醜惡一至此極而猶屢見稱於南豐廬陵潞  
國若此哉且自慶歷二年由僉判淮南至嘉祐  
初已十五六年無非在官之日中間所交若曾  
子固孫正之王逢原孫莘老王深父劉原父韓  
持國常夷甫崔伯易丁元珍龔深父皆號爲一  
時賢者而無一人爲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也  
唯呂惠卿後人以爲安石黨考嘉祐三年歐陽  
公與介甫書乃始稱道其賢是介甫識惠卿甚  
遲而與之共行新法又爲明允所不及見者彼

造謗者此外欲實指一好名之人爲何人造作  
語言爲何語私立名字爲何名其將能乎周公  
謹曰蘇明允辨姦嘗見陳直齋先生言此雖爲  
介甫發亦似間及二程所以後來朱晦菴極力  
回護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後來荆公做  
不着遂中他說予謂二說皆非也直齋似據收  
召好名之士顏淵孟軻復出語以爲間似二程  
不知洛學興於熙豐則當嘉祐之初明允何嘗  
知有二程蘇程洛蜀分黨實成於元祐明允安  
得有間及二程之事况僞造安道墓表子瞻謝

書者已明言爲介甫而作也介甫自熙寧二年  
當國七年辭位八年再相九年又辭遂不復出  
當時同朝所攻者新法耳以爲爲天下患果有  
如王衍清談敗俗乎果有如盧杞賊害忠良乎  
果有如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禍起宮闈傾人家  
國乎則以爲遂中他說而其實無一中也諸君  
子亦知辨姦支離無據故爲此揣摩料度之言  
而不知實非明允作耳穆堂李氏謂前明嘉靖  
間所刻嘉祐集十五卷爲王氏藏本並無辨姦  
一篇乾隆己酉予亦於書肆見此書則穆堂斷

爲邵氏僞作無疑也辯姦曰誤天下蒼生者必  
此人也本山巨源語而宋文鑑及名臣言行錄  
皆曰羊叔子考晉書王衍嘗詣祐祐謂賓客曰  
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  
也其語與巨源畧同彼作僞者旣援引錯悞而  
文鑑名臣言行錄俱不及察遂從其原本錄之  
及傳之旣久亦有知其非而改之者則今世所  
傳本是也文鑑云非特三子之比亦作僞者原  
本也蓋前以合王衍盧杞爲一人故曰二公之  
料二子後引易牙豎刁開方故曰非三子之比

今世本改爲二子則又是改者之悞故予從文  
鑑錄之所以存作僞者之真也文鑑與今本字  
句雖有異同不具論惟廬杞姦邪終成大患陰  
賊害物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見於呂誨十事  
疏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則明允  
管仲論有之雖有願治之相好賢之相猶將舉  
而用之與方勻所紀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  
主亦將爲其誑惑無以異此皆作僞者心勞日  
拙勦襲之所由來也明允衡量古人料度時事  
偏見獨識固多有之然能自暢其說實爲千古

文豪以嘉祐全集考之亦惡有辨姦亂雜無章  
若此哉

龔頤正芥隱筆記曰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  
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時客  
與公八人荆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  
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而荆公  
乃又作而字二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  
用周禮考工記旃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  
而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  
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

憾未必不稔於此也○考畧曰歐公分韻賦詩  
送裴如晦在嘉祐元年荆公詩而字韻二首惟  
字韻一首題下注云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爲  
韻擬而惟字韻作夫曰擬卽明允分得而字而  
荆公重作亦事之常安見其有欲上人之心使  
明允以是爲憾由君子觀之何若是小丈夫然  
頤正得之傳聞祇云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  
而此外未有貶辭以事在嘉祐元年故首錄之  
所以識王蘇相見之始也  
方勻泊宅編曰歐公在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

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  
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洵曰以某  
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  
明之主亦將爲其誑惑內翰何爲與之遊乎洵  
退於是作辨姦論行於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  
而明允猶布衣也○考畧曰世有公卿大夫士  
同飯終席不交一言及飯訖始問主人同坐者  
爲何人乎旣爲不交一言第得之一見卽退而  
作辯姦又爲追索旣徃逆探將來若是其詳世  
有如是刻薄冒昧之明允哉同飯旣見其囚首

喪面何又知平日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世有無  
時無地無非囚首喪面之王介甫哉且云是時  
明允猶布衣則必在六年以前元年因詩起憾  
既見其人矣至是又問適坐者何人此兩重公  
案試起龔方二人同堂而詰之其何辭以對故  
次及之

邵氏聞見錄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  
內侍各以金樸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  
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  
餌一粒卽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